金石萃編

賜進士出身　誥授光祿大夫刑部右侍郎加七級王昶譔

唐六十七

使院石幢記

幢八面各高六尺七寸七分廣九寸三行行三十八字正書在鄒山縣

使院新修石幢記

支度副使撿技司封郎中兼侍御史高瑶撰

節度判口口御史內供奉譚藩書

唐元和十二季九月十二日徐之從事立石紀氏於府庭之南端初　元口岐公辛卯歲自夏臺帥秦

詔朝于京師　天子當扆對百辟郗士登　公
于明庭曰自理朔陲邊風變和旣褒番辟斂衽從教
予嘉于褒文武僉同今之徐方控臨東極淮海閩
越千里遙頼地產堅金俗風用對河山鬱盤　我武宜
揚故有鈇鉞用殺之賜　予之戎柄期於光大郡
邑之長司我風教蒸人壽夭繫厥二吏故別以符印備
以寮屬　予之耳目期於觀聽大野東原旣豬且
平織縞草木咸在征賦故皆命使期於營度城一十六
戶一十万兵六十旅予盾戈戟戎車鐵馬洎翔口動植
宜咸領焉　公拜稽首激誠淚　俯仰交感左右動色

讓德不獲啟囗而東紅旌大旆發自囗囗都人縱觀光騰九衢以功　紹復再統幢節近古無儔是歲十一月囗日至于理所從一至于百千日無一息無一顧慮忘嚮之　帝命舊府無積衣食職之則囗聲武備其可知矣假財于隣從儉于身戎裝完集將卒驍敢野夫行謠四郡咸康故以戰則克以祀則福境有囗囗囗無驚波　有征之師以徐爲則　上多遒茂績俾位冠于羣帥故有左揆之拜時無囗囗囗乎哉

岐公之德宜在鼎彝矣噫連帥大府今天下三十有九皆顯才聞人爲佐爲賓誠明中和從事之道也離明

誠中和非從事之道也扶善與能鬼神潛充誰或給幽
闇□謂神無知故□□同府常恐懼乎不至誠愼乎不
聞用明誠恰神離明誠媿神將此道也奉　我公
省□□□□□希名氏之不朽則可轉之石烏足道哉
金紫光祿大夫撿校尚書左僕射使持節徐州諸軍
事兼徐州刺史御史大夫充武寧軍節度□□□度
營田□□□□等州觀察處置等使上柱國襲岐國
公食實封七百五十戶李愿　元和六年十一月四日
上
攝節度副使高瑀　行軍司馬李進賢　攝營田副

使劉元鼎　節度判官諱藩　觀察判□□□察
支度□□□營田判官何授　郭行餘　節度參謀
趙季黃　節度掌書記王叅元　張勝□　觀察推
官□□□　張仲舉　攝觀察推官鄭據　節度巡
官閭顏　攝節度巡官獨□□□　□□巡官□□
攝支度巡官鄭翱　營田巡官攝支度推官吳植
右使院新修石幢記元和六年十一月四日上舊唐
書憲宗紀元和六年十月以前夏州節度使李愿檢
校兵部尚書徐州刺史充武寧軍節度使史書除授
之日碑紀到任之日故差一月其襲封岐國公新舊

書俱失載其撿挍尚書左僕射本傳載於除鳳翔節度之時不知在武寧時已自尚書遷僕射矣結銜有食實封而無食邑與苻璘碑同碑稱連帥大府今天下三十有九而元和二年李吉甫撰元和國計簿總計天下方鎮凡四十八相去不十年何以異同若此不可解也記末有一行云大宋皇祐六年甲午歲二月二日申使乞差兵匠自金銅門外出取到舊使院碑幢二座於新使院內豎立則當時固以爲舊物而珍之今距皇祐又七百二十餘年其可寶更當何如石刻今在徐州此本爲江都汪容甫所贈攷歐趙諸

公皆未著錄近代覈金石家亦罕及之潛研堂金石文跋尾

按此碑撰者高璩兩唐書傳稱璩釋褐右金吾胄曹參軍累辟諸府從事歷陳蔡二郡刺史入爲太僕卿大和初授檢校左散騎常侍許州刺史忠武節度使三年加檢校工部尚書又加檢校右僕射六年移授徐州刺史武寧軍節度等使徵爲刑部尚書拜太子少傅復授檢校右僕射陳許蔡節度使綜其前後未嘗爲支度副使檢校司封郎中兼侍御史與碑結銜全不合豈別一高璩而唐書無傳耶書者譚藩無傳然工書宗顏體與何類齊名

蘇子由欒城集荅子瞻寄示岐陽十五碑詩所謂譚藩居顏前何類學顏頗者是也岐國公李愿為西平王李晟第四子碑云岐公辛卯歲自夏臺帥奉詔朝于京師辛卯即元和六年以兩唐書本傳考之蓋李愿自元和元年八月檢校禮部尚書兼夏州刺史夏綏銀宥等州節度使至是入朝即出為徐州刺史也愿之至徐州在六年十一月而碑立于十二年九月亦閱六年之久矣傳稱無何有疾以其弟愬代為徐帥而不詳何年據舊書李愬傳明云元和十三年五月移愬為徐州刺史武寧

軍節度使代其兄愿此碑蓋立于愬未受代之年

也文但有序而無銘且建幢而非碑皆與他碑之

頌德政者異後列屬官姓名幾二十人而撰書之

高踽諱藩仍列其中二人外惟鄭據見全唐詩云

滎陽人右龍武軍長史與碑言攝觀察推官者不

同餘俱無攷此碑爲嘉定族姪元勳官徐州教授

時搨以見寄碑尚完整字亦遒媚可寶也

柳宗元龍城石刻

石廢缺僅存横廣一尺九寸高八寸三

分八行行四字行書在廣西馬平縣

缺

城柳神所守驅厲鬼出七首福四民制元醜

元和十二年　柳宗元

天啟三年龔重得此于柳公井中

羅池北龍城勝地也役者得白石上徵辨刻畫云龍城柳神所守驅厲鬼山左首福土氓制九醜余得之不詳其理特欲隱予於斯歟 柳子厚龍城錄

按龍城錄所云與此微有異同僞書不足憑然茲刻實宗元書也 謝啟昆粵西金石畧

按此碣在廣西柳州府馬平縣柳侯祠內馬平爲柳州附郭州在唐天寶初爲龍城郡乾元初復曰柳州寰宇訪碑錄題此碣曰龍城柳碣自歐趙以

來皆不見著錄故向無標題而碑文亦祇六句首句城柳上泐一字据天寶舊郡名當爲龍城而因以龍城柳爲碑名也末署元和十二年柳宗元以元和十四年卒此碑在卒前二年昌黎作墓誌銘不詳宗元刺柳之年兩唐書傳皆云元和十年移爲柳州刺史則其刻此碑在到柳州後二年矣昌黎撰羅池廟碑云柳侯嘗與其部將魏忠謝寧歐陽翼飲酒驛亭謂曰吾棄於時而寄於此與若等好也明年吾將死死而爲神後三年爲廟祀我及期而死三年孟秋辛卯侯降于州之後堂云云歆

酒驛亭事在題此碣之明年其竄斥荒癘堙厄感鬱之槩此碣十八字中已畧寓之矣龍城錄託爲役者得白石微辨筆畫云云設爲恍惚之辭謝中丞斥爲僞書不足憑良然

憲超塔銘

石横廣二尺九寸七分高一尺九寸五分三十行行十九十八字不等行書在淳化縣

興國寺故大德上座號憲超塔銘 并序

京莊嚴寺沙門元應撰并書

上座俗姓太原王氏累廿京兆涇陽人也童子事師年過受戒報終七十有六僧夏而丑十焉業精妙法於大

曆八年試業得度隷名住興國寺也
上座行操寒松戒德霜白道合羣物而悲敬齊行持念
無虧經聲不輟優曇花之句偈曉夕相仍分陁利之開
敷香風不絕向萬餘徧稟學定於揔持東院繼七業之
蹤爇心燈於巨夜之中明終不絕而忽於今年覺是身
虛憊氣力漸微絕粒罷飡唯茶與乳右脅而臥四句如
生命入室門人上座子良都維那智誠等曰吾今色身
應將謝矣怒力勤策法乳相親金泉磴及梨園鋪吾之
衣鉢將入常住以爲永業言已怗然累足而去也門人
子良等號呼慟天空口血灑澗流汨咽庭樹摧枝川原

無色悲風憭然巍峨鴈塔蜿起於西原飀飀松吹金寵之田即於其年三月七日於興國下莊淨室飛香神顏不易狀若平生舋爾終矣門人子良等採以荆珉徵搜哲匠鏤於金石刻之以銘欲使後賢而知今矣詞曰

戒行嚴潔　松篁比貞　秉志堅直　如岷如荆　衣珠內瑩　獨耀心靈　精持妙法　德冠羣英　四句絕粧　而亡內逼　諸漏踰除　聖賢不測

唐元和十三年歲次戊戌十月辛亥廿日庚午　崇建金寵鄉卧龍里紀也

門人子弟　上座子良　都維那智誠　子昇　子

閆　子琮　子倫　子英　尼弟子戒盈　童子阿

萬　姪王鍨　仇元誠　史湊　趙拚

法華邑人　史清　趙杞　房愼疑　牛雲　劉興

韋牧　宗悅　張政　敬鐶等

李光進碑

碑高九尺九寸七分廣四尺一寸七分

二十七行行六十八字行書在榆次縣

大唐故朔方靈鹽等軍州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管內支度營田觀察處置押蕃落等使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刑部尚書兼靈州□都督府長□□史大夫安定郡王□□尚書左僕射李公神道碑銘并序

門下侍郎中書門下平章事令狐楚撰

嗣子季元書

□安定郡王諱光進字耀卿節制靈武之三年歲在乙

未季夏六月寢疾于理所監軍使者驛馬以聞

皇帝遣中貴人賫尺一書與御府醫藥馳往臨視旬

有者八日□□厥命享年五十七矣　制詔

丞相御史罷朝會加賵賻然後以左揆之寵印書綬告

于弟焉其年嗣子季元河□衙前兵馬使檢校大子賓

客兼監察御史次曰䃣□陳許節度押衙檢校太子賓

客兼監察御史次曰毅元次曰敍元宣義郎行太原府

太原縣尉次曰宗元曰吉元血泣柴立護裳帷南歸
太原越十一年二月己酉葬　我尚書左僕射安
定王于太原府東四十里孝敬原禮也　公之先
本阿跌氏出於南單于左廂十二姓代有才傑繼爲酋
師嘗統數千廬落號別部大人貞觀初　大父
賀之率其屬來歸　太宗制受雞田州都督
仍充靈武豐州定塞兵馬使　大父襲之無祿早
卅　先父良臣開府儀同三司雞田州刺史充朔
方先鋒左肋兵馬使夫以三葉之忠厚一門之信謹宜
錫祚釁降生畯賢　公形淸而視明神全而氣和

猿臂虬鬚山立玉色贈工部尚書李奉國琊　　公
之伯姊器　、公於稠人教之騎射付以韜略由是
發迹雲中策名太原始以勇敢從北平王燧戰于蒲次
以恩恭事朗寧王自良鎮於并或典領先偏或訓齊部
伍公家之事無細大戎府之務無重輕豫手風生過目
冰半禮部尚書隴西公說待以心膂奏兼殿中侍御史
工部尚書滎陽公儋杖爲爪牙表兼御史中丞大司空
嚴公綬擇麾下之才奏兼御史大夫大司徒范公希朝
求軍中之售遷爲揄拔左散騎常侍古人云一心可以
事百君於公見之自時而後氣槩昭宣風聲流聞人望

歸厚　天心委重由代州刺史石領鎮北兵
馬使代北軍□超遷工部尚書單于大都護振武節度
支度營田觀察押蕃落等使　朝家思所以優寵
尊異于　公者無所愛焉八年秋遷爲秋官政拜
靈州進階至銀青封□于安定賜姓李氏列於
宗籍追命　先君儀同爲工部尚書　先夫
人史氏爲代國太夫人　君臣交感家國儲慶焜
耀充塞有如是耶十三年春不□忠武軍節度等使銀
青光祿大夫檢校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武威郡開
國公光顏旣平淮夷秉圭來　朝蹝　公官伐德善

涕洟見請以表丘壟又會故吏御史任□則條二府政事上於考功故得鋪陳謇□追琢琬琰云惟　公□毅直清潔矩莊明不爲物遷能以貞勝忠信之教自形於心術孝悌之行每合於天經□昔國太夫人嘗有霜露之疾　公與令司□左右就養不□冠帶者累月其□應門也先惠訓而後武斷請靜之政成愷悌之化流鰥孤遂安姦盜訖熄貞元中　孝文之心在宥天下無何李鄭二師相繼物故大司□□公亦用寬和統三軍轅門武人驕蹇自便及　公之都紀綱也言詞約而必信號令明而必行堂皇之上聽無譁

大赫之前立無戰范司徒之東討常山也軍旅之事口以名之或塹水以絕其歸居或斷橋以防其口巢緊君有命皆我之爲開網竟從於　　朝旨敢輸無失於戎律其在振武也戀邊候之不修黠虜挺灾我人離落於是選騎戒期揚威稜於沙磧寇皆愕眙深潛而遠遁矣病公田之不闢豪家射利我庾空竭於是置吏立程懸信賞於表綴農皆鼓舞寒耕而熱耘矣羣羌之豪曰櫰欒曰黑口口賊擁鼓横於二口前後握兵者率不能禁　　公乃飛語以速其卸開恩而怠其意寄聲疾力如取懷中而殺之風清河湟威動朔漠邈之至于盡

武亦猶是也而加之以口仁因之以謙平夫家之備有恒經井地之征有定制生物滋殖齊人樂康利澤四布淑聲一口時縣官加兵蔡人且三年矣華方奏薦伎于
內庭雅知將欲徵口於荆方濟師于許昌謂肺肝之可見俾手足以相衛　公亦義形于色情發於中或攘臂而言或投袂而起豈天縱狡童之戮于終歲也翌日而　公疾浹旬而　公病不月而
公薨悲夫信之結於人也深惠之被於物也久闔喪而哭於野者皆動會葬而登於壟者星奔豈止剺面剺心輟舂罷市而已嗚呼累山雖頹赤嶺猶虞而權

卿宰木已高壽宫永閉懐忠憤者得不太息而掩涕乎
蔡邕撰有道之碑自知無愧范文觀武子之墓可以與
歸銘曰
天有風霆是爲威刑國之斧鉞川以征伐明明
我后耀武敷文蝺蝺我王秖節邀勲皆在偏裨與道則
直洎司綱紀其儀不忒一麾出守十乘啟行藩籬畢子
穡稼朔方心與口同政由已出塞上郎壯筆中肅實旣
宜大忠宜奏膚公西戡畎夷北服山戎慶方來兮任方
崇身巳滅兮名巳空翠山之南汾水東白楊黑栢夕悲
風

光進與弟光顏並爲唐名將憲宗平淮西光顏功最高唐書二人並有傳光進碑令狐楚所撰光顏碑李程所撰皆名臣也然歐趙二錄皆無此二碑歐錄所載李光進碑楊炎撰韓秀實書者乃李光弼之弟非光顏兄也趙錄有贈太保李良臣碑則光進之父官止雞田州刺史初無功積以光顏故贈太保與二子同葬一地乃趙氏錄其一而遺其二殊不可解余友朱錫鬯過榆次趙村搨得此碑以副本遺余故得而錄之其良臣光顏碑則已見記中矣金石文字記

按碑云安定郡王諱光進字耀卿年五十七其先河

跌氏出於南單于十二姓貞觀初祖賀內屬父良臣爲雞田州刺史光進以隴西公說榮陽公傪大司空嚴公綬大司徒范公希朝薦云云新唐書有名無字如封安定郡王及其祖父皆在所遺表薦者惟王承宗與范希朝而已檢校工部尚書與碑題刑部尚書異皆當以碑爲正至兼御史爲代州刺史及光顏先娶母死光顏婦籍貲財貯納管鑰光進泣而反之碑亦遺焉子季元燧元穀元綬元吉元夫人史氏以乙未六月薨越十一年葬而無紀元傳云元和四年表薦爲都將俄振武節度還靈武當薨在元和十年葬

在寶歷元年也金石錄補

光進以元和十年六月卒于鎮十一年二月還葬太原府東四十里孝敬原十三年葬弟光顏平淮西入朝請于天子得立碑于墓朱錫鬯云光顏請于朝葬其兄者蓋考之未詳耳碑無建立年月攷宰相表令狐楚以元和十四年七月守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十五年閏月爲門下侍郎七月罷以楚署銜驗之當在十五年無疑潛夾耕題作元和十一年亦誤也傳云年六十五而碑作五十七當以碑爲正光進字耀卿封安定郡王光顏封武成郡開國公皆傳

所未載其稱李自良爲明寧王亦未見于史也文云
蔡邕撰有道之碑自知無媿范文觀武子之墓可以
與歸范文疑趙文之誤又云贈工部尚書李奉國碑
公之伯姊奉國者本傳所云舍利葛旃也潛研堂金石文跋尾

按此碑無建立歲月據撰文者令狐楚結銜爲門
下侍郎中書門下平章事證以唐書宰相表是此
碑之立在元和十五年閏正月辛亥入相以後七
月丁卯罷相以前之事矣然據碑文是元和十三
年春光進弟光顏入朝疏請立碑不知何以遲至
兩年之後始撰文而立之也碑云越十一年二月

己酉葬乃是元和十一年非謂卒後十一年金石錄補謂葬在寶歷元年者誤也兩唐書光進傳敘事甚簡不如此碑之詳然碑有與傳不同者光進之卒新傳不詳歲月舊傳則云元和十年七月碑云歲在乙未季夏六月寢疾于理所旬有八日□□厥命若是卒于七月碑當有七月字不應僅云旬有八日此旬有八日卽在季夏一月之內則是卒于六月矣碑云享年五十七兩傳皆云六十五此其尤異者也碑云葬于太原府東四十里孝敬原山西通志陵墓卷太保李良臣墓在榆次縣北

十里趙村西李宗閔撰神道碑曰貞元十一年八
月葬于太原府城東南孝敬原子光進令狐楚撰
碑即謂此碑光顏墓李程撰碑亦云葬于太原縣東孝
敬原以輿圖證之榆次縣在太原府城東南元和
郡縣志云去府城五十六里故孝敬原在榆次北
十里與碑言太原府東四十者合也碑云公之先
本阿跌氏出于南單于左廂十二姓貞觀初大父
賀之率其屬來歸太宗制受雞田州都督云云元
和八年秋公遷爲秋官改拜靈州賜姓李氏列于
宗籍舊唐書傳則以賜姓在六年爲異而賜姓爲

光進事則傳與碑同至通志氏族畧云阿跌氏九姓阿跌部爲雞田都督唐單于都護振武節度使兼御史大夫阿跌光進元和二年詔賜姓李名光顏陳許節度使是以賜姓爲二年事旣與碑異而又似以光顏爲卽光進所改名則更誤矣碑稱其父良臣曰先父又曰先君母史氏曰先夫人按文人稱他人之父母加先字始見于此碑書我庚空竭庚作庚是筆誤句有八日有字下多書者字旁用點抹去之其例亦始見此碑

南海神廟碑

裝本高廣行字皆不計
正書碑在廣東南海縣

南海神廣利王廟碑

使持節袁州諸軍事守袁州刺史韓愈撰

使持節循州諸軍事守循州刺史陳諫書

海於天地間爲物最鉅自三代聖王莫不祀事考於傳記而南海神次最貴在北東西三神河伯之上號爲祝融天寶中　天子以爲古爵莫貴於公侯故海岳之祀犧幣之數放而依之所以致崇極於大神今　王亦爵也而禮海嶽尚循公侯之事虛王儀而不用非致崇極之意也由是冊尊南海神爲廣利王祀號祭式與

大俱昇因其故廟易而新之在今廣州治之東南海道
八十里扶胥之口黃木之灣常以立夏氣至命廣州刺
史行事祠下事訖驛　　聞而刺史常節度五嶺諸
軍仍觀察其郡邑於南方事無所不統地大以遠故常
選用重人既貴而富且不習海事又當祀時海常多大
風將往皆憂慼既進觀顧怖悸故常以疾病解而委事
於其副其來已久故明宮齋廬上雨旁風無所蓋障牲
酒瘠酸取具臨時水陸之品狼籍籩豆薦祼興俯不中
儀式吏滋不供神不顧享盲風怪雨發作無節人蒙其
害元和十二年始　　詔用前尚書右丞國子祭酒

魯國孔公爲廣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以殿南服公正
直方嚴中心樂易慈愼所職治人以明事神以誠內外
單盡不爲表裏至州之明年將夏祝冊自京師至吏以
時告公乃齋祓視冊誓羣有司曰冊有　皇帝名
乃　上所自署其文曰嗣天子某謹遣官某敬祭
某恭且嚴如是敢有不承明日吾將宿廟下以供晨事
明日吏以風雨白不聽於是州府文武吏士凡百數交
謁更諫皆揖而退公遂陞舟風雨少弛櫂夫奏功雲陰
解駮日光穿漏波伏不興省牲之夕載暘載陰將事之
夜天地開除月星明穊五鼓旣作牽牛正中公乃盛服

執笏以入卽事文武賓屬俯首聽位各執其職牲肥酒香罇爵靜潔降登有數神具醉飽海之百靈祕惟恍惚畢出蜿蜿蟺蟺來享飲食闓廟旋艫詳飆送颿旗纛旄麾飛揚晻藹鐃鼓嘲轟高管噭譟武夫奮棹工師唱和咢鼉長魚踴躍後先乾端坤倪軒豁呈露祝之之歲風灾熄滅人厭魚蟹五穀胥孰明年祀歸又廣廟宮而大之治其廷壇改作東西兩序齋庖之房百用具修明年其時公又固往不懈益虔歲仍大和耋艾歌詠始公之至盡除他名之稅罷衣食於官之可去者四方之使不以資交以身爲帥燕享有時賞與以節公藏私蓄上下

負足於是免屬州負逋之緡錢廿有四萬米三萬二千斛賦金之州耗金一歲八百困不能償皆以丐之加西南守長之俸誅其尤無良不聽令者由是皆自重愼法人士之落南不能歸者與流徙之胄百廿八族用其才良而廉其無告者其女子可嫁與之錢財令無失時刑德並流方地數千里不識盜賊山行海宿不擇處所事神治人其可謂備至耳矣咸願刻廟石以著厥美而繫以詩乃作詩曰

南海陰墟祝融之宅𨙸祀于旁帝命南伯吏惰不躬正自今公明用享錫右我家邢惟明天子惟愼厥使我公

在官神人致喜海濵之阨既足既濡故不均宏俾執事

樞公行勿遲公無遽歸匪我私公神人具依

舊唐書孔戣傳戣授廣州刺史先是準詔禱南海神多令從事代祠戣每受詔自犯風波而往韓愈在潮州作詩以美之今此碑後繫以詩者當謂此也然傳謂在潮州不知其已移守袁州矣唐書禮樂志五岳四鎮歲一祭各以五郊迎氣日祭之至四瀆則略而不著祭日今碑稱以立夏氣至命廣州刺史行事祠下知與嶽鎮同也又稱冊有皇帝名乃上所自署其文曰嗣天子某謹遣官某致祭志文亦不詳其事此

文集本與石本異者惟海嶽之祝碑以祝作祀祀之之歲碑以祀作祝又碑題集本作南海神廟碑石本闕入廣利王三字 授堂金石跋

按此碑裴本今取酉耕王氏宋刻昌黎先生文集本校之文集集注云首有使持節袁州諸軍事守袁州刺史韓愈撰使持節循州諸軍事守循州刺史陳諫書并篆額其後云元和十五年十月一日建今裴本陳諫書下失并篆額三字并失其後年月一行文內故海岳之祀集本祀作祝故常以疾病辭集本疾病下有爲字故明言齋廬集本作明

官敬栞某集本某作其米三萬二千斛集本三作四又補注泐文十九字末句誅其尤無下裴本全缺今補注一百二字又詩八十字然後文全可讀也碑立于元和十五年十月兩唐書韓愈傳元和十四年正月上令中使迎佛骨愈上疏諫憲宗怒甚貶爲潮州刺史愈至潮陽上表上欲復用愈而皇甫鎛惡愈狷直請量移一郡乃授袁州刺史然則昌黎之撰此碑蓋到袁州未久也書者陳諫新唐書附王伾傳云自河中少尹貶台州司馬終循州刺史此碑結銜是其所終之官也碑云南海神

次最貴號爲祝融此語本太公金匱見昌黎集注
册神爲廣利王乃天寶十載事碑云元和十二年
魯國孔公爲廣州刺史至州之明年將夏祝册自
京師至齋祓視册云云兩唐書禮志不詳祀嶽鎮
海瀆之儀文獻通考載德宗貞元十一年太常卿董
晉奏五嶽四瀆伏準開元禮每年各以五郊迎氣
日祭之其祝版並合御署自上元元年中嗣小祠
一切權停自後因循不請御署其祝版欲至饗祭
日所司準程先進取御署附驛發遣勑旨宜依仍
委所司每至時先奏附中使送往據此知御署祝

版事巳久停而復行者始自貞元二年檢通考後附開元禮但詳五嶽四瀆之儀而嶽瀆祝文亦附其中不見有祭海之文大約海鎮亦準此行之碑文所謂祝冊自京師至冊有皇帝名上所自署語與蕭昕奏合碑云五鼓既作牽牛正中者月令季春之月旦牽牛中此爲立夏行事之徵碑文前紀南海祝與後紀刺史孔戣德政末附四言韻語是詩而非銘故舊唐書孔戣傳云愈在潮州作詩以美之據文云咸願刻廟石以著厥美是昌黎亦因衆人之請而作此也戣字君嚴孔子三十四代孫

巢父之從子附巢父傳𢧐由華州刺史潼關防禦等使入爲大理卿改國子祭酒十二年嶺南節度使崔詠卒三軍請帥上謂裴度曰嘗有上疏論南海進蚶菜者詞甚忠正此人何在度以祭酒孔𢧐進即日授廣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嶺南節度使傳所載𢧐政績大較與碑同蓋即採用此碑也

皇甫湜浯溪詩刻

石横廣一尺九寸八分高一尺七寸七分十二行行十一字正書在祁陽縣

次山有文章可惋只在碎然長於指敘約潔多餘態心語適相應出句多分外於諸作者間拔戟成一隊中行

雖富劇粹美君可蓋子昂感遇佳未若君雅裁遐之全
而神上與千季對李杜才海翻高下非可槩支於一氣
間爲物莫與大先王路不荒豈不仰吾輩石屏立衙衙
溪口啼素瀨我思何人知徙倚如有賴

侍御史內供奉皇甫湜書

按此詩欽帅三字今檢全唐詩補注于旁標題曰
浯溪石四字而詩首句云次山有文章似譏賛美
元次山之中興頌也然意無專指惟石屏立衙衙
溪口啼素瀨是即指刻中興頌之石屏也此刻與
全唐詩不同者二字溪口啼素瀨徙倚如有賴全

唐詩晞作揚賴作待當是傳本有别也詩末題曰侍御史内供奉皇甫湜書新唐書傳湜字持正睦州新安人擢進士第爲陸渾尉仕至工部郎中東都留守裴度辟爲判官其官侍御史内供奉傳所不載其書此詩亦無歲月因附元和之末持正在元和時最有文名幾與昌黎相等觀昌黎和其陸渾山火詩其能爲長篇可見然多不見於世惟石刻中有此一詩洵可寶也

朱孝誠碑

碑高八尺廣三尺九寸三分二十八行行五十六字行書在三原縣

唐故忠武軍監軍使寧遠將軍守內常侍員外置同正
員賜紫金魚袋上柱國贈雲麾將軍左監門衛將軍朱
公神道碑并序
忠武軍節度副使朝議郎檢校尚書職方郎中兼御
史中丞上柱國賜紫金魚袋蘇遇撰
翰林待　詔朝議郎行常州司法參軍上柱國曹郢
書并篆額
天垂四星環拱　帝坐降精成象嶇起輔時內則
銜奉　絲綸伏勤夙夜外則監護統師鎮靜邦家宜
其榮冠貂蟬名香竹帛公諱孝誠字孝誠京兆三原縣

人也自姬周分姓由小邾建家隱居肆而名動諸侯居
里閈而勢侔卿相雲慱肆直於漢世然擄曜文於吳庭
綿綿不絶廿有榮位皇祖游仙皇考珍玘竝青德當年
鍾駿于後公弱冠入侍以謹密見親咫尺　天顏
左右皇極克勤專對休有令聞貞元中　德宗新
平寓縣戎臣專閫多不自安任非其人情則莫達使乎
之選　朝廷爲難公時妙年早承　恩渥累
馳馹所至風從對敭　王休衆高敏捷累踐要
職官吏局丞幹蠱之聲自茲諠大尋加朱紱銀章以旌
能也元和初張伯靖負固敍州嘯聚蠻落公銜　命

於假攝之際撫諭於谿洞之中遂使投戈感　恩
斂衽向化掉三寸舌息數州兵古人所難公有餘裕拜
宮闈令上護軍以寵勞也　先皇深憂謨北虜啟邊
患公密陳嘉謀請城天德許　詔旣下仰辦於公量
財揆日躬先板築胡馬不敢南牧漢兵休懷西歸保護
塞垣萬代之利攻心斷臂復覩於今授承議郎內侍省
內謁者監以酬勳烈也屬元戎授鉞問罪淮西　恩
加朝散大夫內侍省內給事以護許軍公素懷忠果徇
國忘身每竭家財以周軍用將經行陣或被傷痍親自
撫恤問以疾苦布　皇恩於閫外推赤心於腹中

士皆感激人百其勇故能綿歷三歲終始一心克定淮
夷剪除荆棘過合流下郾城功伐彰明　上每嘉
歎遷朝議大夫內常侍旋以內憂請從丧紀　詔命
不許遽令起復是歲李師道遣逆窺竊近郊　憲
宗移司空公光顏鎮守滑臺以行天討兩道全師委公
監撫初入寇境方伺地形爲賊埋伏乘我未備公行從
之騎纔廿人決機方寸之中奮發倉卒之際策馬直進
突其堅鋒左拂右旋所向風靡以少擊衆古昔無儔威
聲益雄士掀爭進收斗門下臨渙皆公之力賊平還鎮
寵　詔繼至加寧遠將軍上柱國殄蔡牢落陳許瘡

痍二年之中四更節將公撫新懷舊軍郡怗然既盡禦
衆之方頗得監臨之體享年五十一元和十五年七月
廿日遘疾終于許州之官舍部曲表請歸葬長安有
詔追贈曰故忠武軍監軍使寧遠將軍內侍省內常
侍員外置同正員賜紫金魚袋朱孝誠祗事左右勤勞
歲時言念忠誠常所委用出入內外選爲監臨廉以居
貞和而得衆將我成命奉以終身閼□云亡是有追□
昇階進秩式慰營魂可贈雲麾將軍左監門衛將軍
王人臨門哀榮備至□抱謙恭之性有適時之才
備著勳勞曾無矜伐每□榮獎憂形于色午恭之□歎

㣲子之薦賢兼之有也駈馳二紀出入　四朝送
往事居物無橫議方將振翼天漢展步雲衢蒼蒼不仁
摧我貞幹夫人王氏輔佐成家克修婦道中饋有譽偕
老忽乖痛移天之禍盡晝哭之節嗣子富平鎮監軍朝
議郎內侍省掖庭局監作上柱國士倪能襲弓裘善繼
先志明時竝　侍甸服監臨榮口六姻貴昭
聖世次子士倫初從筮仕投跡要司皆蒸蒸之心願
申罔極以遇久同　王事備詳勳績菜田非久陵
谷易遷傳之不朽在乎貞石銜悲紀敘無愧乎詞銘曰
入侍重闈出奉　紫泥星蹕往復馹騎東西伯靖

負阻嘯聚五谿宣　我威恩葦彼昏迷北難獫狁
侵擾黔黎乃城天德上干雲霓下視虜馬遠如醯雞桀
口態盡窺塞無蹊再監滑許滅蔡平齊智勇雙高功名
日躋紫綬金貂　恩寵極兮悲京部曲嗚咽皷鼙
佳城白日草露凄凄
長慶元年歲次辛丑二月戊辰朔五日壬申建
右朱孝誠碑在三原縣乾隆戊子歲縣人掊土得之
項江寧嚴侍讀冬友遊秦中歸摹以遺予書法流麗
可愛案唐書憲宗紀載伯靖之降不言何人所招致
嚴綬傳則云遣將齊機開曉羣蠻悉降亦不言所遣

者何人讀此碑乃知孝誠實銜命以行孝誠乃中人非殺部將亦足以裨史文之闕史稱伯靖溵州釁碑作敘當以碑爲正孝誠爲李光顏監軍平淮西破李師道皆預有功光顏自忠武徙鎮邠寧孝誠仍留監忠武軍碑云溵蔡牢落陳許瘡痍二年之中四更節將撫新懷舊軍郡帖然蓋紀光顏徙鎮以後事忠武軍初領陳許二州元和十二年增領溵州十三年又增領蔡州故兼舉溵蔡也其云午參之機變繆子之薦賢此用春秋傳伍參戰國策繆賢事伍參古今人表作五參說文五从二一陰陽在天地閒交午也是午

與五同

潛研堂金石文跋尾

文有云元和初張伯靖負固敘州嘯聚蠻落公銜命于傀擾之際撫諭于谿洞之中者謂六年伯靖寇播費二州事也以八年爲崔能嚴綬播孟陽柳公綽等所破降云元戎授鉞問罪淮西恩加朝散大夫內侍省內給事以護許軍者謂九年吳元濟自稱知軍事詔嚴綬李光顏李文通烏重允合軍討之也云是歲李師道遣逆窺竊近郊憲宗移司空公光顏鎮守滑臺以行天討兩道全師委公監撫收斗門下臨濮皆公之力者謂十三年光顏從義成節度使帥陳許兵

攻師道于濮陽拔斗門村莊一屯事也其爲監軍卽在其時又云出入四朝則其入侍之初猶在代宗時也關中金石記

朱孝誠以宦者爲忠武監軍薦歷華膴而有妻王氏有嗣子士倪次子士倫史稱李輔國娶元擢女奉勅爲之唐內侍之橫其有由也夫碑言問罪淮西以護許軍攻是時光顏爲陳許帥而孝誠奉命與之左右益不獨梁守謙一人往撫蔡師也又言李師道竊近郊案本傳師道遣客燒河陰漕院錢三十萬緡米數萬斛倉百餘區卽指其事授堂金石跋

梁守謙功德銘

碑高一丈五寸七分廣五尺三分四十六
行行八十八字正書篆額在西安府學

邠國公功德銘 并序

右神策軍護軍中尉副使兼右街功德副使雲麾將
軍右監門衛將軍員外置同正員上柱國宏農郡開
國侯食邑一千五百戸 楊承和 撰并書
朝議郎權知撫州長史上柱國賜紫金魚袋翰林待
詔陸邳篆額

天竺有聖人焉名之爲佛三身平相應化無所從來百
億同名不知其誰之子德包塵界道冠萬靈有感必通

瞬念如響心操惠炬永燭於大千手運慈航泛流於沙刼晦明不二淨穢兩同正智如如我無所得雖後天地而有質先天地而亡形莫不究清濁之未然識方圓之始卒大矣哉若非天下之至精孰能如此夫大德小德優劣不同賢人聖人取捨各異乃引衆星之表月立萬象以尊天因喻發揚憑茲外飾有言子貢賢於仲尼者不知仲尼之聖加口子貢有言阿難相同諸佛者不知諸佛非相以攝阿難見尺晏之至微知大鵬之至廣觀秋豪之至短知大椿之至長擬於物卽尺晏秋豪擬於人卽阿難子貢雖然近如來之門戸識夫子之堦牆瑚

璉寶瓶異諸凡器金楹玉棟口是常材故佛之侍從者
即迦毗令人拘郝貴族皆辯揺金刹名振鐵圍駈六賊
如衆鳥之避鷹鸇懾四魔若百獸之畏狻武而性海無
底惠峯穿霄善入一乘横通三藏被精進所縛不捨用
心嘗修之於身去住未决或執如或斷如是故生巳之
法隨滅滅巳之法隨生常生之所不生常滅之所不滅
能銓二義其唯覺乎覺不自明方明覺也夫有生滅者
是覺之用無生滅者是覺之體即知覺逐滅生生隨覺
滅生滅俱寂其覺亦亡乃指素月於澄溪袪外緣於見
性解出入表堪爲代師儔諸法王則吾豈敢何者孔子

登東山而小魯登泰山而小天下今亦然也如來觀瀰山而小聲聞觀杭山而小菩薩我佛也同彼虛空不棄於幻強立眞假曾未牢固是故說行而無所說行說而無所行非行非不行非說非不說非法非非法非性非非性本不生無所滅元不覺無所寂於一不一中悟諸未悟者於起不起中導諸未道者大矣哉若非天下之至神又孰能如彼而夜景呈瑞化行西土神光啟夢象教東來思玉毫而口挹鷲峰仰金偈而虔瞻貝葉身已逝矣空傳結集之書性本存焉如聞在代之說且法以辯志言以辯心非法無以悟其心非言無以成其志即

言誤文字皆解脫相有是經處卽見如來今有右街功德使驃騎大將軍行右武衛上將軍知內侍省事上柱國邠國公食邑三千戶充右神策軍護軍中尉安定梁公曰守謙職是　禁營邦家重器居業不亂兼總緇黃讀佛言親釋氏其貞元中公以溫惠爲甲胄淸慎爲戈矛蹤向　階閣名高　紫閣至元和初授銀璋佐　密命鼓翼高岫躍鱗淇波飛鳴近　天得志江海五年加金紫掌　樞機滇汗流心散爲　膏雨　如絲入耳開展成綸捧　白日以揚光戴　靑天而翼　化處事之極動而可觀至十二年遇蔡人逆戎事興　天討未平

干戈在野　天心悉師老矣而誅剪未就乃命公撫衆觀敵審度遲速乃奉辭伐罪踴躍而行走四牡以宣暢　鴻休利萬物以車塵相屬晏整戎事董護諸軍與將帥同其進也一其議也或辯六奇之辯削籌生巨浦雲出深谿或察五間之情即遣括穿楊楚金伐木若有神助不謀成心我旗既張我車亦列均勞逸而義夫爭死齊賞罰而奮髯爭驅蓄銳候時果申長策於是選精卒張詭道雜進旃而不嚴部伍差進退而出敵之心實爲鋒銳許餌武口賊果輕襲利吾大軍遂使書掩沙河葛伯之賊变道合流背渡邵陵之寇全平駭若奔雷勢

同激電似霜飛寒草風卷餘花縱烈火於平蕪走飛泉
於大壑摧枯易折墜瓦難全滅蔡之功十有其七餘賊
保廻曲官軍圍郾城我鼓音方厲武旅方雄撮利柄而
目無全牛執其咒如豺豢悅口摩壘問罪登陴不降梯
樓滿空矢石相接經四十日燧火失蔭人無鬭心畏夏
日之赫光懼春冰之易泮乃降仍邀公匹馬視師撫納
疑懼公悅以犯難投誠若歸遂令啟關披襟而入醜類
或歛或羆相視失色公曰來余與爾言爾本吉人也何
不衛　國家之急成其名而託身於武豹之穴求其噬
嚙尸覆族誰與告耶　皇情極念之故令守謙布

澤潤心宣　化洽耳能悅生避禍者當聽之曰　明

明天子清問下人不能勤王爾失遠略爲寇盜所制而

臣節難全犯弧矢之威當剿絶之戮圓首方足莫匪情

靈念其瘡痍實可惻惻然遑予纍汝而不敎恭命活汝

而無害能遷其不祥而爲祥吉莫大也變其不幸而爲

幸令莫窮也賊將卒等色轉慙禮逾謹口曰　皇上

聖文紹統神武膺期惟德動天無遠不格被堯舜之法

服行堯舜之法言所以大文敎而九有小康小武功而

天下大理嘗欲戢矛楯親稼穡使人居安各得其壽爾

不方不能安將處順守衛中國而罪詒自結厲階彌崇

卽不得已而興師非樂殺人也況　天德好生容長萬
物是以曲開洗汙旁詔自新招示頑夫以明廣大將士
等久遭苛暴翻跡令圖亦謂朽爐重燃枯條再葉國刑
當宥咸賜無辜許爾憂心以承慶賞降人皆投戈卷旆
匣刃弛弦觸地血流向　闕蹈舞於是五千叛卒不戮
一人十萬　王師皆服其德從此鯨鯢失浪梟鴟方困
惡鳥巢傾折翼於此　恩波大澍封錫有差乃授公右
監門衛將軍飛　詔追還　官職如故又掌天地之戸
牖捧造化之關揵勳隨日厚望逐時深公之美也不滅
直以沽名不懲義以犯物動靜無隱發言有章至十三

年　天口䏶凝嗟賞重知勞不自伐功不自德遂與戎
印授兵符司　禁旅之右也公積仁成器積器成名卑
牧難踰高光可仰定止足之分動必師心辯榮辱之機
道樞不撓薄嗜慾以守一　郡浮華而處中𨻶護會流酌
之不竭伏以元和長慶釋教大興雅叶所歸轉得親近
謹於大興唐寺花嚴院爲　國寫古今翻譯大小乘經
論戒律合五千三百廿七卷公私粛利不入其門凡是
難得無所愛惜嘗求善書者令絕外塵不飲茹浴身至
于精刹焚香而就筆硯揮其力多者以多價酬之少者
去之人不約而自勸也於是染素流光含丹縱彩雲生

壘沼之上花開方架之中衛索分鑣王羊並騖各行軌
轍跡不相讓又立經堂一所三間俳佪安住法輪必資
豐敞作制惟承壯我　皇都豈得爲工者不極其妙爲
材者不極其美殊形異狀生於斤斧之中曲直方圓豈
逃繩墨之下於是彩棟霞張雕楹雲布朱扉洞啟縹壁
含光羽族棲於綺窻鱗介遊於藻井脩羅亭下爭提天
蟜之粱藥又命徒競戴岌峩之拱衆靈翼衛諸天護持
恍惚莫辨其形來往不留其跡又於堂內造轉輪經藏
一所刻石爲雲鑿地而出方生結搆進口口緣立無數
花幢翕比兜率造百千樓閣同彼化城狀物類本擬容

奪眞鵷鷺若飛而不飛虹蜺似走而不走欒櫨櫛比雜之以琳瑯榱桷駢羅飾之以珠翠凌空五級方開四門璀錯相輝煥麗交映離婁覩之炫目公輸閱之奇□□蒇古人多有惑色不知來者孰能繼歎於是方袤含輪虛中不滯羣經之府所好必從遊藝者任其卷舒杖德者忞其探討或超諸垢穢蓮花隨手而開敷或等彼清涼甘露應心而滴瀝乘之所妙者不論其小大法之所尙者□□其淺深譬諸江河所汲隨器從流自得不礙踈數其外或圖寫龍神鬼物之狀以爲嚴飾或造菩薩天仙之類周匝其旁白璧成容玉睟高視黃英作相金

口如言設無體之禮實不依於屈伸獻無聲之樂終不煩於音律五色口口亂其目八風無以吹其心守靜樸以自持執堅中而不磷或虔恭默如或侍坐儼如又於堂北別立鏡燈朱燄揚輝紅光滿室常生縱巧有符丁緩之奇蘭膏自芳不假海人之賄幸斯破暗永繼其明於是羣藝畢衆工歸八能口軒四王護闥兩甍香砌何塵垢之蒙翾風搖寶鐸流美響之不已公頓首奏曰臣聞法象莫大乎天地變通莫大乎四時所以萬物生中不擇於覆載榮枯美惡必備於寒暑雖古先哲王宏天若德豈同 聖代則而行之伏惟 長慶文武

孝德皇帝陛下英冠四維氣含八極齊日月之至耀光燭無窮等天地之至仁寰瀛受賜坐超湯禹立並羲軒駈嶽瀆之精靈馳道德之車馬有典有則無怠無荒法上元以生成體陰陽以御物動合靈契事膺神符永綏兆人克顯休命臣猥承 委擢如荷 丘山蕭艾空緺於 春陽螻蟻每慙於 雲雨脩持□□允奉 穹蒼上黷 冕旒伏增驚越臣亦知螢光助於兩曜昳滄宗於四溟實不足以添輝亦不足以濟廣然纖美見容知

大明之及遠涓流必納識渤澥之宏深臣早悟多藏勇於施捨聞斯必舉所作成集誓嚴持□□上積於

恩光啟導法涯永資於　德澤　帝曰俞卿以
檀波羅福保于朕躬朕以官惟其人任卿勿貳實千載
之一會何魚水之見稱想卿逢時宏道多慶公荷　寵
之極涕零如雨又奏曰如來奧旨必藉開張若不言宣
何以廣福臣請得無染沙門貞實等二七人御斯信馬
駕彼白牛直出四關掃諸五翳偕持正念調服其心爲
國傳經乃至無算　陛下得佛祕印行敵上乘於
多刼中爲人　父母遂令釋子遵有漏法傳無盡燈滋
貧雨而潤及四海布香雲而蔭乎千界口天之下孰不
蒙益受益之利上集　一人伏願　寶曆天齊金輪

嶽固永居億兆之上克承無疆之休　帝悅依奏公
曰克樹有爲期於不朽略須覆述以告將來遂命戎副
右監門衛將軍楊承和文而銘之辭曰小子蓬茨劣人
跡度卑賤無當時口用之効有鮮陋至愚之累　靈波
曲潤幸得充之幾歷星歲繆厠　下風聞可道之言覩
可行之行書紳不暇何以褒稱至如走　光塵侯　嘉
命愚人不敢拒若使陳葺口具　德美愚人不敢當
公不聽又辭曰抑短羽齊九皐之嚮殊不驚人使弊足
追萬里之跡豈宜及遠雖冲霄有路且力小未任況遂
日無功而敢煩纔夠　公又不聽是以磨鉛赴　鐏沮

之割策鈍當　天衢之驅流汗如沃愧顏若丹輒盡
野辭書于琬琰銘曰
香山之東雪山之北善勝道場迦維之國飯王聖子有
大威德菩薩伏府龍天仰則總彼十名高談四諦能拔
一毛普現一切阿僧祇刼瞬目所睇微塵刹土疑心所
計無說非默有說非語汲引未終豈厭寒暑入正齊列
三乘竝舉惆悵逝多歲不我與舉足下足群魔愁謗歸
歟歸歟餝彼迷忘優曇忽折屣足驟喪海會無言靈山
多曠猗歟大雄倚靈齎翰上下四維吾道一貫藏諸不
理頴諸不亂託跡光同遺宗俠漢探之卽存捨之卽亡

如來寶印付囑　我唐必正鑒典克續頹綱法雨一
潤佛日重光眞諦所歸域中之　大無爲所及宇宙之
外幽宗默識靈機增曾千刼飛輪萬方永賴旣崇其化
　邠國欽承久積吉行發言相應意馬早繫心猿不升
出彼夢宅如上尙陵不捨有相無相所依不離有作無
作所歸焚舟得濟到岸應稀達人是是塵人非非雲赴
　壽山澤歸　福海會峯永固波瀾不改衆善斯立野
光耀彩樹彼勝因濕茲爽塏順生攝生從俗出俗因機
立化賢愚其欲精廬大敞材力豊足購□□金開堵累
玉大匠誨人必先規矩大巧秀美亦先棟宇壘請操裞

般求執斧樸斲未已師者如堵于仞之楼良工所度十
圍之松備于劍作錙錺土木海物交錯藻井舒蓮含芳
吐蕚裝嚴寶藏水墜窮珠瓌奇競麗華璞爭新馳光耀
谷浮彩縈濆旣美且良悉得其眞寶樹成行寶堦上聳
善安不拔善高不忍欄楯曲周簷楹接擁蓋若天垂花
如地涌實以方外四門不闕處以圓內萬法有經金石
絲竹風來可聽玉釜旃檀日照彌馨鏡開八面燈傳一
光夜口素魄晝助紅芒齊明隱顯等鑒行藏齊平潤久
心直燃長忍鎧常穿四魔不犯智劍常拔三災不怯何
以奉佛刹那散業何以奉　國祚日成劫

長慶二年十二月一日立

天水强瓊摹勒并刻字

此宦者梁守謙造經於興唐寺而護軍中尉楊承和爲銘之書之者也頌宦者功德乃謂淮蔡之功十居其七將令裴李諸公何處生活石墨鐫華

邠國公者內侍梁守謙也攷之唐史宦者守謙無傳惟憲宗十五年書帝暴崩于太極殿中尉梁守謙王守澄等共立太子殺吐突承璀及澧王惲而韓文公平淮西碑亦載守謙在帝左右嘗命之往撫蔡師入守謙以一宦者而爵至上公此可見憲宗之信任小

人宜其晚節不終卒此宦者之手然則予之録此葢

將爲天下後世之戒而非徒取其文字也金蘇琳齋

右邠國公功德銘楊承和爲文而書之承和一閹人

耳安能工於文辭且書法精妙乃爾殆當時文士游

中官之門者爲之假手也守謙以元和十三年充右

軍中尉至大和元年三月始致仕以王守澄代之葢

典禁軍者十年故穆宗文宗之立皆預定策功唐書

宦官傳劉克明弑敬宗樞密使王守澄楊承和中尉

梁守謙魏從簡與宰相裴度共迎江王發左右神策

及六軍飛龍兵討之承和事見于史者惟此爾碑以

尺㚆爲尺鷃蒭豢爲罚豢皆異文潛研堂金石文跋尾

韓愈平淮西碑稱守謙出入左右命撫蔡師碑中云蔡人迎戎命公撫衆與之正合守謙于興唐寺寫經爲國祈福故立此頌碑末云天水强瓊摹勒并刻字强瓊亦中人見其妻王夫人墓銘碑額已失文獻通考唐六譯金剛經恒農楊翺集中貴人楊承和集右軍書刻之興唐寺亦應是其時所爲關中金石記

承和題銜錢少詹事引唐書宦官傳謂承和事見于史者惟此案舊唐書李宗閔傳宗閔因駙馬都尉沈㦤結託女學士宋若憲及知樞密楊承和二人數稱

之于上前後鄭注發沈蟻宋若憲事內官楊承和韋元素沈蟻及若憲姻黨坐貶者十餘人唐書王守澄傳帝疾元和逆罪久不討故以宋申錫爲宰相謀因事除之不克更因其黨鄭注李訓乘其銳於是流楊承和於驩州韋元素象州遣中人劉忠諒追殺元素于武昌承和次公安賜死是承和結黨坐貶見于史又其一也明都太僕以守謙在唐史宦者無傳惟憲宗紀元和十五年有其姓名又引韓文公平淮西碑載守謙撫蔡一事案舊唐書穆宗紀左右軍中尉馬進潭梁守謙魏宏簡等請立門戟從之文宗紀寶歷

二年敬宗遇害賊黨佐明等矯制立絳王勾當軍國事樞密使王守澄中尉梁守謙率禁軍討賊誅絳王迎上于江邸又據傳憲宗曰此惟李絳梁守謙知之時絳承旨翰林守謙掌密命更與碑所載元和初佐密命合都氏皆失引長安志丹鳳門街東來庭坊有右衛上將軍致仕梁守謙宅授堂金石跋

李良臣碑

碑高一丈一尺廣四尺三寸二分二十五行行六十六字正書在榆次縣

唐故開府儀同三司鷄田州刺史御史中丞贈太保李公墓碑

朝請大夫守禮部侍郎上柱國李宗閔撰

儒林郎試果州司馬騎都尉楊正書

庚子歲　嗣天子既即位乃訪於百執事曰　先皇帝平定海內口與我唐推二三臣功孰爲大僉曰邠師司空光顏其尤者也始戰于口又戰于蜀大戰于蔡終功于齊皆著嘉庸實爲上將　天子乃召至京師禮之於廷口爲宰相賜甲第內宴以遣之曰始役而所與日有事吾與公圖之居一年燕趙繼亂　天子詔公以許昌精兵渡河北討未戰而軍罷留鎮于許昌又數

月口口軍反逐其帥立其次將朱以請
天子聞之怒又詔公以全軍征之公旣拜
勅口以麾下万人晝夜兼行一戰而摧其鋒口傅于城
下賊衆惶駭斬朱首以獻汴宋平　朝廷册
功拜公司徒兼侍中師還大饗勞於是百城之長與三
軍之吏皆入賀讚詠功德公泣且曰此乃
天子神靈賢士大夫之力光顏何有也然光顏曾
王父始自北土口于　天朝世摠部兵爲國
保障　先公太保功烈尤多而皆從事諸侯止於裨
將儲口口祉集光顏弟兄今　先人盛德不彰而光

顏專享其報光顏之罪也何敢言功其軍司馬武功蘇
遇起而言曰公位冠羣后勳在王府明者　先公之
美於後廿於□□可宜得宏達博雅之士以文之乃入
而益傳遂使使請銘於禮部侍郎宗閔宗閔承　命惟
恐辭不敢當伏念數日以爲百吏於宰相皆寮屬也又
何敢讓□覼功行狀□□其語曰　太保諱良臣
其先黃帝之子曰昌意封于弱水之北因其夷狄而王
之其後子孫廿廿爲大人號阿跌部遂以爲氏至太保
王父諱賀之雄武而多大略諸□□長爭歸之常思因
事立功以顯名中夏嘗此時　唐初受

命　太宗文皇帝已即大位公遂率其
所統南詔靈武請爲內臣　太宗召見
與語奇其材能拜爲銀青光祿大夫鷄田州刺史充定
塞軍使賜車服器用以寵之命築城邑以居始有宮廟
官屬之制而族部滋益大矣□西戎北虜之間□□□
聲卒皇考諱延豐嗣立襲雞田州刺史以功加開府儀
同三司太常□上柱國卒贈工部尚書太保素以寬厚
勇敢爲部下推伏既襲位每謂其將校曰自吾祖歸國
□　唐厚恩願懇諸君期以上報未幾安祿
山用幽燕勁卒□濟河陷洛而崤函不守

肅宗幸巴蜀　　肅宗幸靈武公聞
之慟哭口口口曰吾平生志業常已布於諸君今
王室多故是吾死節之日諸君能從我乎衆皆感激許
諾乃馳詣　行在　　肅宗口之委
以腹心　　王師收兩京平劇賊公之功居多
拜開府儀同三司雞田州刺史充朔方先鋒左助兵馬
使事太尉汾陽王汾陽王愛公沉默多斷軍中之事一
口咨公壽遷御史中丞別職如故以寶應二年七月廿
三日薨於河中口所享年卅有六以貞元十一年八月
葬于太原府城東卌里孝敬原太保少爲阿史那可汗

所重以其口女妻之寶生三子長曰光玭爲朔方都將
不幸早夭次曰光進朔方節度使刑部尚書薨贈左僕
射少則　司徒元和中　憲宗章武皇
帝以僕射　司徒口在第一賜姓李氏屬籍于宗正追
命公爲太保夫人史氏爲燕國太夫人銘曰
太保之先蓋出軒轅奄有北狄廿爲大人綿綿千載以
至光祿雄材多斷率衆內屬是時
口帝初有天下實命光祿定居朔野錫之城邑車服旌
旗北制獫狁西富昆夷尚書承業克有威令統部益繁
兵車尤盛是生太保兩有忠孝誓酬國恩以承祖教燕

盜南叛　肅宗西巡傾河陷洛遂擾三
秦公聞慟哭悉率騎士馳詣　行在請先致死
帝用嘉歎俾雜禁旅夙夜勤勞在
帝□所　帝收京闕因定
兩河推鋒陷陣公實居多□□□□□□位品秩威
儀俾同三事雖受嘉命未登大臣不□其德乃相後人
僕射繼武勇如羆虎□□桓桓毅茲西土　司徒特盛
爲國上公入持相印出錫彤弓□□□□□□□□□
□□□□□□□□　帝嘉元侯追命
祖考旣寵尚書遂尊　□□推功建德賜姓命氏

稽于公族同我宗子存殁之榮古今孰比

右唐李良臣碑良臣李光顏之父也碑李宗閔撰文詞爾雅可喜宗閔牛僧孺皆一代奇才而自陷朋黨惜哉金石錄

李光進傳云其先河曲諸部姓阿跌氏貞觀中內屬今以碑證之良臣王父當唐初受命太宗文皇帝已即大位遂率其所統南詣靈武請爲內臣於時方在貞觀初而史以爲中非其實也宰相世系表敘雞田列爲內地建置刺史之由案碑良臣王父賀之太宗拜爲銀青光祿大夫雞田州刺史充定塞軍使表宜

緣此爲文然後子孫襲職始有因依良臣父延豐襲雞田州刺史以功加開府儀同三司太常卿上柱國贈工部尚書表旣未詳延豐生三子長曰光玼爲朔方都將表亦無文而于良臣下所書光進光顏是脫其長子不錄蓋于史爲失紀皆宜依碑爲據也承叔作表當本其人之家譜而譜以子孫自敘必不疏漏至此或雞田李氏傳譜已佚承叔但取舊史所錄而存之以備李氏宰相之一宜其有未備也與授堂金石跋

按此碑無建立歲月歐公集古錄不收此碑趙氏

金石錄目作長慶二年據碑撰文者李宗閔結銜云守禮部侍郎舊唐書宗閔傳稱其權知禮部侍郎在長慶三年冬（新傳不載）至四年貢舉事畢帥權知兵部侍郎矣碑文前敘李光顏戰功自庚子歲起（元和十五年）歷敘至鎮許昌斬木首平汴宋冊功拜司徒兼侍中等事舊書李光顏傳長慶四年敬宗即位正拜司徒汴州李介逐其帥叛詔光顏率陳許之師討之俄而誅介遷太原尹仍于正衙受冊司徒兼侍中然則碑文敘事已及長慶四年則非二年所立明矣惟謂碑立于四年與李宗閔結銜不

合則當是舊宗閔傳有誤也汴州李夰碑書作尒尒即夰字與个介相通同側尙書泰誓一介臣大學作一个臣也良臣爲光進之父本姓阿跌氏而碑稱李公是由光進光顏賜姓而追稱之也光進碑已列于前而良臣碑以後刻乃次于後兩碑互勘父子事蹟始詳獨怪元和十三年光顏請立光進碑時何以不連及其父碑至十五年立光進碑時又不并良臣碑同立皆不可曉也

金石萃編卷一百七終